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白石道人歌曲譯譜新注
(上)

高文丁紀園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白石道人歌曲譯譜新注
(上)

高文 丁紀園 著

河南大學出版社
· 鄭州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白石道人歌曲》譯譜新注 / 高文, 丁紀園注釋. — 鄭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4.6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ISBN 978-7-5649-1580-3

I. ①白… II. ①高… ②丁… III. ①樂譜—研究—中國—宋代 IV. ①J613.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130948 號

責任編輯 范 昕

責任校對 李 羚

封面設計 馬 龍

出 版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 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中華大廈 2401 號 郵編: 450046

電話: 0371-86059701 (營銷部) 網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印 張 14.875

字 數 377 千字

印 數 1-1000 冊

定 價 52.00 元 (上、下)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系調換)

前言

唐詩與宋詞，堪稱「一代文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白石道人歌曲》詩格高秀，爲楊萬里等所推。詞亦精深華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節文采並冠絕一時。」後世學者對《白石道人歌曲》作者姜夔的詩、詞，尤其是自度新腔在音樂文學史上的輝煌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

《白石道人歌曲》全書六卷及別集共載歌詞一百零九首，其中有二十八首詞旁記有曲譜。這二十八首曲譜是用中國傳統音樂中三種不同系統的樂譜記譜法記譜的。在卷一中有琴曲一首，是用減字譜字記譜的。卷二中有越九歌十首，全部是用律呂譜字記譜的。尤其珍貴的是，在卷三至卷六中，有十七首詞，詞旁記有曲譜，是用工尺譜的減字譜字記譜的。這是《全宋詞》中唯一一部記有曲譜的宋人歌曲集，即使在宋以前的個人著作中也是前所未有的。這對於後人研究宋代詞樂、古代燕樂、中國傳統音樂樂譜學和中國傳統音樂理論都彌足珍貴。

關於二十八首曲譜的記譜情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其九歌皆註律呂於字旁，琴曲亦註指法於字旁，皆尚可解。惟自製曲……，皆記拍於字旁。宋代曲譜，今不可見，亦無人能歌。莫辨其似波似磔，宛轉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節奏安在？然歌詞之法，僅僅留此一綫，錄而存之，安知無懸解之士能尋其分判者乎！魯鼓薛鼓，亡其音而留其譜，亦此意也。」

從這裏我們了解到白石十七首曲譜的情況：其一，譜字難認，「如西域旁行字」。其二，從「節奏安在」可知原譜沒有點上板眼節拍。其三，十七首是僅存的宋詞曲譜，「歌詞之法，僅僅留此一綫」。其四，因「無人能歌」，所以「錄而存之」，以俟「懸解之士能尋其分判」！

此外，白石越九歌、琴曲及自製曲所用之調，如道調、越調、仙呂調、正平調、雙調、側商調，等等，以及卷四中的正宮、大石等調名，這些究竟都是些什麼調？看來要把二十八首歌曲全部譯出譜來，使之成爲今人照譜可歌之曲，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這其中涉及中國音樂文學史上諸多方面的問題。除詞律外，還要正確認識它的譜字和詞牌下所注的調名。要解釋那些調名，還要弄通燕樂二十八調，找到它的祖調，弄清它的音高定律及旋宮法，等等。這一系列燕樂理論中的重大問題缺一不可。而對於譯譜，還要研究詞律

及中國傳統音樂的節奏等。這些都是我們要解讀和譯出白石道人歌曲曲譜所必須做的前期工作。

筆者在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深深得益於中國古琴琴學理論的諸多啓示，如：十七首曲譜所用的譜字，是和古琴譜字同屬於減字譜系統的樂譜譜字；燕樂的祖調正是古琴的正始調即正調，等等。當上述諸多問題解決後，譯出譜來彈唱，其自製曲無不聲情俱茂，其旋律曲調之美，無不感人至深。

這本《白石道人歌曲譯譜新注》，是我與恩師高文教授歷經數年共同完成的。文學部分一百零九首歌詞全部由恩師注釋，音樂部分二十八首曲譜由我來完成。此書的手稿全部謄寫完畢後，本想請老師寫篇序文或前言，可老師却說：「《白石道人歌曲》的精彩之處是在音樂部分，是有譜的自度曲，你應着重從音樂部分來論述，把十七首曲譜所用的譜字，集中在前面一一解釋清楚；把如何才能妥善譯出譜來，其中的重要環節，也要有個說明；對前人著作中的錯誤或不當之處，也不妨指出，以利於後學。歌詞部分，前人對白石詩詞著作的評論已有很多了，別人說過的話，我不想再說了。白石在《詩說》中總結了詩歌創作方面的經驗，提出了一些精闢的見解和創作主張，我只打算寫個白石的小傳和他《詩說》中的獨得之見。」尊師指示，我寫了這篇《白石道人歌曲》譜的解讀及其對

中國音樂的貢獻》作爲本書的序言。

在已出版的《白石道人歌曲》研究的專著中，我們所能看到的皆爲選本。這本《白石道人歌曲譯譜新注》則爲全本，依然保持着《白石道人歌曲》的原貌。其中二十八首譯譜，用簡譜記譜，附在每首注釋之後。其中難免有錯誤或不當之處，敬希海內外專家學者不吝指正。

丁紀園二〇一一年十二月於鄭州書香苑

《白石道人歌曲》譜的解讀及其對中國音樂的貢獻（代序）

《白石道人歌曲》的作者姜夔，是南宋詞林詩苑中的一大名家。他少年時即以詩詞著稱，且深通音律，尤善自度新曲，在藝術上能獨樹一幟而受到人們的推崇。黃昇《花庵詞選》說他「詞極精妙，不減清真，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張炎在《詞源》中稱贊他的詞「讀之使人神觀飛越」。終身布衣的姜夔在他坎坷的一生中，始終沒有停止過對藝術的追求，他的詩詞著作及自度新曲影響深遠，尤其是在詞、曲音樂創作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成為中國文學史和中國音樂史上的杰出詩人、詞家和著名的作曲家、古琴家、音樂理論家。

一、姜白石及其著作

姜夔，字堯章，江西鄱陽人。生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年），卒於宋

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年）〔一〕。因曾寓居浙江吳興之武康縣，與「白石洞天」爲鄰，遂自號白石道人。父噩，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擢進士第，以新喻丞知漢陽縣。白石自幼隨父宦遊。姜噩死後，白石依靠嫁在漢陽的姐姐生活，居住在漢川山陽村。

他曾幾次應試，均未及第。慶元三年（一一九七）曾向朝廷上《大樂議》與《琴瑟考古圖》，欲正廟樂。慶元五年又上《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獲詔免解，直接赴禮部應試，仍未及第，遂以布衣終身。爲解決生計，從二十二歲開始，他不得不奔走四方，往來於鄂、贛、湘、皖、蘇、浙之間。由於他精音律，工書法，善鑒賞，長於詩詞，尤善琴、簫及自製曲，因此所到之處，頗受當時名流禮遇。他結識了當時的不少著名詩人、詞家和學者，諸如蕭德藻、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尤袤、辛棄疾、葛天民、葉適、樓鑰、朱熹等，無不與他交遊唱和。著名詩人蕭德藻很賞識他的文才，自謂「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並把姪女嫁給他，携之同寓湖州。楊萬里稱譽他「文無所不工」。辛棄疾深服其長短句。朱熹愛其深於禮樂。樓鑰與範成大更相友善，成大極其欣賞他自製的新曲，曾以歌女小紅相贈。白石在《過垂虹》詩中云：「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鬆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橋。」其藝術生活風致可見一斑。陳鬱《藏一話腴》云：「白石道人氣貌若不勝

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錫，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懷灑落，如晉、宋間人。」

白石四十歲左右，又結識了南宋大將張俊的後代張鑒。白石說他和張鑒「十年相處，情甚骨肉」。張鑒曾想出資爲白石買官爵，却被他謝絕了。張鑒去世後，白石旅食浙東、嘉興、金陵間。晚年生活貧困，八十一歲卒於西湖，死時一貧如洗，得吳潛諸友幫助，葬於錢塘門外西馬塍。友人蘇洵《到馬塍哭堯章》詩云：「除却樂書誰殉葬，一琴一硯一蘭亭」，道出了白石蕭條下世的淒涼境況。

白石一生的著作不少，現存的有《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詩集》、《詩說》、《絳帖平》、《續書譜》、《大樂議》和《琴瑟考古圖》等十餘種。《琴瑟考古圖》已不傳了，其《圖說》載《宋史·樂志》（《宋史》卷一百四十二），其中的《七弦琴圖說》，言簡意賅，明確指出了古琴的五音正調即祖調的調弦法，及十二律旋宮各調弦法的「並用」說，是中國古琴史上的重要文獻。《白石道人詩集》中存詩一百八十多首。白石作詩運筆自然，構思精當，楊萬里稱他有「裁雲縫霧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把他比爲晚唐詩人陸龜蒙。他的詩歌理論著作《詩說》，是宋代廣有影響的詩話之一。他對詩歌的創作提出了一些精闢的獨得之見，王士禛稱其「多精至之論，嚴羽之前，無與比也」，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

也占有一席之地。

白石一生的創作以詞和曲的成就與影響爲最大。在兩宋詞壇的衆多作家中，在精音律、能作曲的名家中，如柳永的《樂章集》、張先的《張子野詞》、周邦彥的《片玉詞》及吳文英的《夢窗詞》，在他們的詞集中，每首都只注有調名，即燕樂調的俗名，沒有一家記出曲譜的。而注調名的，在《全宋詞》中也僅此四家，這四家都沒有把創作記譜的曲譜流傳下來。唯獨在《白石道人歌曲》中，有十七首詞在詞牌下不獨注有燕樂調名，並於詞旁記有譜字。這是在現存的兩萬多首《全宋詞》中，唯一一部記有曲譜的宋詞歌曲真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歌詞之法，僅僅留此一綫，錄而存之，安知無懸解之士能尋其分別者乎！」姜白石對中國音樂的最大貢獻，就是他爲後人留下了他創作的這部有譜的樂書——《白石道人歌曲》，使我們從中看到了宋詞曲譜的原貌。

二、《白石道人歌曲》概說

《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及別集共載歌詞一百零九篇，有譜的共計二十八首。其中十七首即《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霓裳中序第一》、

《揚州慢》、《長亭怨慢》、《淡黃柳》、《石湖仙》、《暗香》、《疏影》、《惜紅衣》、《角招》、《徵招》、《秋宵吟》、《淒涼犯》、《翠樓吟》，依次出現在卷三至卷六中，分別稱作令、慢、自度曲及自製曲。十七首詞譜是用工尺譜的減字譜字記譜的。此外，在卷一中還有一首帶唱詞的古琴弦歌即《古怨》。《古怨》是用古琴的專用譜記譜的。在卷二中，還有祠神之曲《越九歌》共十首，全部是用律呂譜字記譜的。白石能在他的歌曲集中用三種不同的譜字，即三個系統的樂譜，來記載他創作中的二十八首歌曲，這在宋以前是前所未有的，在他同時代的音樂家中也是獨一無二的。白石爲中國音樂文學史留下了燦爛的篇章。趙與峕《白石道人歌曲》跋曰：「聲文之美，概具此編。」朱彝尊《詞綜·發凡》曰：「詞自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傑出。」

白石不僅詞與曲「音節文采並冠絕一時」，而且他詞曲前的小序更是寫得清新雋永，引人入勝，可與東坡詞的小序媲美。序的內容與詞篇相生發，珠聯璧合，交相輝映，可說是文情俱勝，因此甚受推重。

白石在幾篇較長的序文中，多處論述了有關傳統音樂理論方面的問題。如《徵招》序共四百二十五字，是《全宋詞》中最長的序文，主要論述了有關徵調的問題及徵調的作

曲法。因俗樂二十八調中原無徵調，這就引起了宋人要補作徵調曲。但由於「大晟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譏」。爲此，白石指出了徵調曲「無病」的作曲法，並用黃鐘徵（即黃鐘之徵調）作了《徵招》曲以爲例。

在《淒涼犯》序文中，他着重論述了有關犯調的理論。使我們得知了宋代詞樂歌曲的犯調，大多是同主音相犯，即如白石指出的「所住字同」互犯。他又用仙呂調犯雙調爲例創作了《淒涼犯》曲。仙呂調是夷則之羽調，上字住，雙調是夾鐘之商調，亦上字住，正是一首「所住字同」相犯的實例。白石在此曲犯調時，並沒有換用兩調不同之律就完成了移宮換調，非常巧妙地由夷則羽犯入夾鐘商，爲後人研究宋代詞樂犯調法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曲譜實例。

白石在《徵招》與《淒涼犯》序文中所論述的作曲法和宋人常用的犯調法，是現存中國傳統音樂理論中的重要記載。

在《古怨》序文中，他首先爲古琴的正弄和側弄下了定義。並指出了哪些是正弄調，哪些是側弄調。但因「側商之調久亡」，他又創制了在古琴上彈奏側商調的調弦法，並在此弦法上創作了側商調《古怨》。「此調甚流美」，爲後人研究側弄弦歌留下了極珍貴的琴曲實例。

他在《醉吟商小品》序中，記述了他整理的唐代古譜《醉吟商胡渭州》。《胡渭州》的曲名見唐人崔令欽所著的《教坊記》，但用什麼宮調却没有標明。爲此白石在序中云：「……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謁楊廷秀丈於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譯成此譜，實雙聲耳。」雙聲即雙調（夾鐘商），並填上了歌詞，稱作《醉吟商小品》。從而使這首唐代古譜的曲調得以保存並流傳下來。

他在《玉梅令》序中說：「石湖家自製此聲，未有語實之，命予作。……」他爲范石湖創作的曲子填了詞，並連同曲譜一起著錄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中，爲後人研究宋人依聲填詞留下了非常珍貴的實例。

他在《霓裳中序第一》序中，記述了丙午歲（一一八六）在長沙，「於樂工故書中得商調霓裳曲十八闋，皆虛譜無詞」。他爲《中序第一》填了詞，也連同曲譜一並著錄下來，使後人不僅可以對這首清商調的《霓裳》大曲窺其一斑，而且從《霓裳中序第一》的譜字，我們看到了唐代大曲譜也是用工尺譜的減字譜字記譜的。而且這種工尺減字譜早在唐代已經發展成熟。《霓裳》大曲的曲譜所流傳下來的，僅此白石填詞的《霓裳中序第一》，即中序部分的第一遍。

他在《滿江紅》序中說：「舊調用仄韻，多不協律。如末句云『無心揲』三字，歌者將

『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爲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頃刻而成。末句云『聞佩環』，則協律矣！因舊調用仄韻多不協律，他創作了用平韻則協律的《滿江紅》。他在《湘月》序中云：「予度此曲，即《念奴嬌》之鬲指聲也，於雙調中吹之。鬲指，亦謂之過腔。……」本曲沒有留下曲譜，我們從此得知這也是一首犯調曲，是經「過腔」犯入新調的。從「於雙調中吹之」，可知白石是用固定記譜法記譜。《淒涼犯》也是用固定記譜法記譜的。

在白石留下的八十四首詞作中，有一些是感懷時局、關心國事的作品。如《揚州慢》、《翠樓吟》、《齊天樂》、《永遇樂》（次稼軒北固樓詞韻）、《漢宮春》（次韻稼軒）等。他二十二歲時寫的《揚州慢》，對金人南侵給歷史名城揚州所造成的荒涼殘破作了沉痛的描述，抒發了深沉的故國之思，被蕭德藻譽爲有《黍離》之悲。在《翠樓吟》中抒發了他憂國傷時的感慨，是一首關心時事不忘現實的名作。

而在他的詞作中占比重最大的，是他借咏物寫景來抒發感情的詞，這類詞中也不乏寄托故國滄桑之感。如咏梅的《暗香》、《疏影》，咏蟋蟀的《齊天樂》，咏荷花的《念奴嬌》等，在這些名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愛國思想和對現實的關注。

白石詞中爲數較多也較爲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愛情詞。他年輕時曾與合肥一位彈琵琶

琶的歌女相戀，後來分手，但他一往情深，難以忘懷，爲她寫下了不少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作品。

宋孝宗淳熙丁未（一一八七）元日，白石至金陵江上，感夢而作《踏莎行》，下片曰：「別後書辭，別時針綫，離魂暗逐郎行遠。淮南皓月冷千山^{（三）}，冥冥歸去無人管。」即是懷念合肥情人的。《點絳脣》曰：「金谷人歸，……月落潮生，掇送劉郎老。淮南好，甚時重到，陌上生春草。」白石把淮南即合肥戀人比作「金谷人」^{（三）}，把自己比作「劉郎」^{（四）}。白石《送范仲訥往合肥》詩曰：「小簾燈火屢題詩，回首青山失後期。未老劉郎定重到，煩君說與故人知。」可是，當後來「劉郎」重到時，《月下笛》中說：「悵玉鈿似掃，朱門深閉，再見無路。凝竚。曾遊處，但繫馬垂楊，認郎鸚鵡。」却無路再見。《江梅引》小序云：「丙辰之冬（一一九六），予留梁溪，將詣淮而不得，因夢思以述志。」詞曰：「幾度小窗幽夢手同携。今夜夢中無覓處，……寶箏空，無雁飛。……舊約扁舟，心事已成非。歌罷淮南春草賦，又萋萋。漂零客，淚滿衣。」後來他又在琴曲《古怨》中彈唱道：「過金谷兮花謝委塵土。……歡有窮兮恨無數，弦欲絕兮聲苦。……」正是「金谷人」亡，仙迹難尋，那種發自心靈深處的悲痛呼喚。

他在《杏花天影》中唱道：「……金陵路。鶯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滿汀芳

草不成歸，日暮。更移舟、向甚處？」這是白石自漢陽赴湖州途中，於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正月二日路過金陵時，「北望淮楚」，思念合肥戀人，寫出了他的相思與漂泊之苦。

他在《淡黃柳》中唱道：「……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強携酒，小喬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這是白石於宋光宗紹熙二年（一一九二）客居合肥時所作，寫出了他傷春、惜春及對戀人的思念之情。在與情侶共飲時，也流露出他客居的孤寂心境。

他在《長亭怨慢》下片唱道：「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算空有并刀，難剪離愁千縷。」這是一首借咏柳寫他與合肥戀人長亭惜別之情與千叮萬囑的離愁感傷之作。

他在《秋宵吟》中唱道：「……帶眼銷磨，爲近日、愁多頓老。衛娘何在，宋玉歸來，兩地暗縈繞。搖落江楓早。嫩約無憑，幽夢又杳。但盈盈、淚灑單衣，今夕何夕恨未了。」唱出了他舊地重遊，「宋玉歸來」，人去樓空，魂牽夢繞的相思之苦與此恨無盡的淒楚心境。

《鬲溪梅令》則又是爲思念情投意合的侍妾小紅而作的，是一首惜花懷人之曲。下片唱道：「木蘭雙槳夢中雲。小橫陳。漫向孤山山下，覓盈盈。翠禽啼一春。」其曲調委婉感人。